

健
餘
先
生
尺
牘

尹會一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錦帶書（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健餘先生尺牘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硃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燬。並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卽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銷燬。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真僞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況自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稿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卽不宜復行存刻。至以所奉硃批妄行增減。則尤不可。所降諭旨甚明。茲據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將刊刻伊父尹會一奏議二本及板片奏繳請燬。朕詳加披閱。大率發交部議者居多。原可無容愼密。卽其中間有訓勉之旨。亦不過隨事批示。非必不可宜露於外者。與黃檢所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擅將皇考硃批刪改。且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不在應燬之列。所有尹嘉銓繳出原書及板片。仍著發還。朕辦理庶政。務期得當。從不肯爲己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健餘先生尺牘序

尺牘興於漢魏，盛於唐宋。見諸史乘者，章已陳，遵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胡昭與鍾繇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歐陽詢效晉王羲之書，險勁過人，尺牘所傳，人以爲法，皆以善書云爾，非必其言之有當也。知道者無取焉。至於蘇黃尺牘，則瞻於文詞矣。而東坡集十二卷，尤多篤論，耿禪鋒譴語，雜出其中。君子惜之。惟范文正公尺牘三卷，自家書以及交游，言皆有物，與韓魏公三十帖，經濟詳明，其他弄翰率筆，亦莫不本於仁義忠信，誠哉士人之善則歟。吾師健餘先生，篤內行，敦節誼，振作人才，雅與文正公相肖，而詞氣之洞達亦然。公子啓銓，尋訪舊遊，得先生尺牘若干篇，附以家書，編成四卷，別於文集，仿文正公遺書例也。卷分時地，以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親師取友，恆於斯，勸善規過，恆於斯，詒穀裕後，恆於斯，嗚呼，讀者可以得師已。

乾隆十有六年春三月初吉，受業門人楊錫紱敬題。

健餘先生尺牘目錄

卷一

襄陽尺牘九首

揚州尺牘十一首

兩淮尺牘二十三首

卷二

河南尺牘三十五首

卷三

里第尺牘四十三首

卷四

江蘇尺牘三十二首

健餘先生尺牘卷一

襄陽尺牘九首

上孫靜軒先生

側聞視學京畿。以大儒經世之業。普春風化雨之施。文教振興。胥本至誠而動。固非及門所能步趨。而奉教有素。亦不敢不勉。襄陽名郡也。衝要爲甚。以拘迂當之。大懼綆短汲深。貽羞隕越。事無大小。專務求實。使人不問而知爲先生弟子。此則某之所期。以仰遵師誨。而上報主知者。努力前途。未知當否。惟進而教之。

上朱高安先生

頃聞尊體違和。予假調理。目今想已霍然。屬在門牆。職守繁維。不獲趨承函丈。中心耿耿。莫可名言。襄陽地當孔道。郡務倥傯。明季疊遭兵燹。元氣未復。亟圖休養。勉竭愚誠。民情頗覺相安。近以攝理荊州。勘災賑饑。奔走不遑。深愧儒術迂疎。而夙夜冰兢。則不敢有辱師門也。經濟實用。尙祈切加指誨爲禱。

與博陵館師趙孝廉

吾博桑梓之地。文風首善。宜在城中。僕建義館。每望大力主持。蒸蒸日上。茲聞諸親已遷文旌設帳。佇見時雨之化。嘉惠無窮。不獨文章一道。日新月異。而後進循循。應一望而知爲安定門人矣。

與王體乾

總角之交。闊別數載。中心繾綣。曷云能忘。祇緣遠守邊城。兼攝劇郡。東西奔走。寢食不遑。有疎修候。雖知我不罪。而負慚良深矣。比月以來。始得稍安襄署。回思生平。儕輩落落無多。又行年四十。漸老懷人。宦途味淡。友道情殷。興言及此。臨風起憶。寧爲蓐鱸耶。吾兄笑傲邱園。有同情否。伯母節孝。久合輿論。頃聞請旌。私心倍喜。望速舉行。勿以力歎爲辭。或須將伯。僕當分俸飲助也。

答刁紹武

蒙賜德音。兼頒大著。雋誦之餘。不禁起舞。如逃空谷者。有足音。蹙然之喜。如飢渴者。忽得梁肉酒漿。不覺飲食之過度。如久客還家。見廬舍田園。歷歷逢其故物。而心神俱適也。不復知此身之猶在宦途矣。惟是兼領荆襄。時多執掌。偶得片刻清閒。依然案牘勞形。風塵俗況。應爲高人所哂。亦爲達人所諒耳。

又

春間聞禮閣報罷。深爲扼腕。接讀手教。不怨不尤。足徵達天安命之學。至以著述爲己任。繼前徽。嘉來學。洵不朽之大業也。十七史內瑣碎故事。錄之以資博學。誠善。憶昔風雨聯牀時。先生識見超卓。議論廣大。良史才也。史評史斷。前人雖多。更於其所未發者。記之以爲後人指南。何如。某案牘酬應。紛繁極矣。偶有餘閒。檢經史子集之切於日用者。讀之。亦覺頗有所見。第恨方寸幾希之明。不時障蔽。知己何以教之。

答姜賦山

平生知己。闊別三年。渴思不可言喻。頃接手教。相親相助。古道猶存。如勤以補拙。儉以養廉。見利思義。見利思害。及事皆天定。義命當安等語。至誠剴切。字字金玉。僕所銘刻不忘。惟是郡守一席。又有難者。所屬州縣。賢愚不等。倉庫盈虧。略一放過。賠累隨之。僕實親嘗此苦。高明定不蹈此。大兄性情忠厚。器量寬宏。而才識足以副之。故南來每多好音。僕實萬萬不及。而相助之言。則可以勉而至也。

又

承教讀書應務執簡馭繁之道。如炎熱中服一清涼散。如沈疴時得一保元湯。感謝不可言喻。僕於襄陽二堂內自題一聯云。修己乃以安人。問此心有無愧怍。窮經本以致用。悔當年尙少工夫。亦略有見地。惜執筆之餘。蔽痼漸深。雖時時省悟。而乍明乍昧。未能徹底洞然。此固才分所限。亦由養之未至。惟望時加訓誨。俾有進益耳。

又

頃於鄂城見當事諸公。俱道湖南上憲澄汰官員之時。惟永州賢聲最著。聞此好消息。離襟爲慰。得手教。相助報國。意氣誠懇。不覺感激流涕。有道之言。動人如是。僕非妄自菲薄。且現今努力。亦非無偷惰之處。緣受節母恩深。未敢忘全歸之義。此意當爲大兄所諒也。

揚州尺牘十一首

上毅庵先生

歲前憲節臨襄。幸得親承指誨。語語發蒙。頭頭是道。某雖愚昧。永矢弗諉。去冬十月。調補維揚。緣留辦軍需。交代米石。直至閏五月抵任。地衝事繁。五方雜處。民情叵測。變幻百端。其難治也。百倍於襄陽。某仍以樸誠治之。說者多謂宜用權術。方免售欺。終非素心所安。亦不能爲也。敢質所疑。伏惟指示。

與襄陽王別駕

劉守戎人來。得接手教。篤摯之情。真切之語。足紉同心夙好。雖隔山川。猶共几席。感也何如。思也何如。又聞賢母堂深。蒙多方修理。紳士之代爲感激者。嘖嘖不絕於口。此德此情。何日忘之。維揚宦況。迥異襄陽。近因潮水爲患。履勘沿海州邑。奔走不遑。絕無興致。惟人心翕然向從。頗爲順手。可告知已耳。

與襄陽徐令

江干恩恩分袂。買舟長行。於閏月十八日抵任。略觀大概。維揚實屬劇郡。不獨地方之衝要。事件之叢集。應酬之紛瑣。力難支持。而文武兵民。求如吾襄之和衷濟美。俗靜風淳。邈不可得。自顧德涼。懼滋隕越。然再四思維。勢難卻步。惟有努力前途。盡其在我而已。

與襄陽閔廣文

別來倏爾歲週。迴思昔日之從容談道。莫逆於心。依稀如昨也。未審有同情否。乘便順候。不盡神馳。

答楊生共比

頃接手書。恍同面晤。深慰渴懷。襄陽義館。既照舊相安。素位而行爲是。劉碩然設教推訓堂。能保守勿失。

否。見時可爲轉致。

與襄陽諸生

別後倏易寒暄。雖百忙中無刻不憶我襄士也。吳生來具悉諸君近好。他時若得重晤。則更慊愚衷矣。草布候。祈爲公覽。各父老俱望道致。

答劉古衡

義館一節。某竭驥力。循循善誘。大暢宗風。法言巽語。兼擅其長。莫如大兒小兒回署時。亦聞以成就後學爲己任。數年相交。久已心心相印。王李二丈有力辭之說。知己無庸如此。

答劉今衡

閏月得手教。恍如面晤。知交。每見吾鄉人。具稔老伯近履康勝。五兄仍主義館。弟所捐四十金。亦可稍助甘旨之需。無煩廛念。僕自調任以來。刻無寢食之暇。日有酬應之紛。公務未敢憚勞。人事實覺生厭。更兼出入不敷。力有難支。竭蹶前進。亦良苦矣。幸得紹武自山東分校來揚。盤桓二十餘日。離悰爲慰。具道重聚之難。相思之至。囑筆致意。雲兄在陝。僅聞有署州之信。昔年四友。天各一方。未審何時再合。延津也。

答刁鑑齊

春間兒女畢姻。相崇樸素。力矯浮華。固是我輩本等。但疎慢之處實多。雖見諒於至戚。心常耿耿也。小女子歸福地。原無懸念。第少小無知。惟賴訓誨曲成耳。郎君聰明爽朗。自是令器。加力積學。可以有成。幸善。

教之。

答趙長公

鸚鵡洲前一別改歲。瞻懷知己。寤寐依依。想足下學問精進。涵養日優。事業勳名。一出冠世矣。僕以菲才。量移劇郡。覆餗堪虞。捉衿可笑。雖應努力於鹽車。不覺長鳴於伯樂。其將何以教之。

與秦州李牧

每人而悅。勢有不能。張皇激變。更屬不可。但前冊既非。挨查確造。自當酌量捐卹。以補缺略。犯法頑民。亦宜速究。若徒以鎮靜而涉姑息。不惟後將難挽。此風亦何可上聞也。慎之慎之。

兩淮尺牘二十三首

復尹大司馬

解元回揚。蒙頒斯文精萃一書。諸體俱備。無美不收。每於公餘。時時捧誦。真足以衣被海內。嘉惠無窮。匪第覃敷文教於南邦也。某接任兩淮課運事宜。俱遵舊章。現在頗見起色。惟淮北產鹽過多。仍滋偷漏。江西口岸坍塌。頗難整理。且鎮江議食淮鹽。衆論多未協宜。大人籌畫有素。懇祈明示。俾得遵循。至於揚俗華靡。常切移易之思。夏間議定四禮。力行簡易。未能丕變。何施而得信從無難。統希教之誨之。

與蘇藩白方伯

舟中接家信。知揚人有爲家母建祠之呈。甘令并不相聞。徑詳鹽憲批司查例通詳。此事斷不可行。家母

素性嚴肅。前值生日。聞紳士製屏。切囑堅辭。甚至變色。再聞此舉。是益重某以不孝也。備具咨文。祈爲據情詳銷。則叨君子之愛感。且不朽。

答沈子大驛道

歲前接到手札。足見聽德之聰。受益之謙。非留心學問者。不能匪費一節。湖廣大局已就。惟西埠賣商。當鋼弊之餘。尙未遵守規條。填簿呈送。且百計鑽營。妄希撓法。不思僕久理鹽務。利害輕重。籌之頗熟。此事若不可行。僕亦何苦樂爲。今寬嚴之間。業已斟酌不偏。若再依違遷就。坐視頑商抗阻。深恐大案一發。株累者衆。豈惟當事所宜籌及。抑亦仁人所宜憫惻。義利分界。卽利害關頭。聖明之下。無微不燭。願與大兄共加振勵。思患預防。歸於忠厚。僕言止此。無敢屢瀆矣。

與姜賦山觀察

荆南地方寧謐。靜治有餘。苗疆就緒。自可無煩籌畫矣。僕近況粗安。惟新病後精神覺薄。辦理公事外。未能力學日新。卽比年所治小學近思錄。亦不暇時時檢閱。但日懸白鹿洞規條於座右。觸目內省。動念倘有相反處。卽加強制。制得斷時。於心便安。而竊發亦仍不免。頻復之厲。寡過之難。有愧良友多多矣。

答陳密山

分巡一席。亦難視爲閑散。但因地制宜。雖有設施。亦以靜正爲主。步步踏實。不可急於見功耳。

答周荊州

倅來得手教。雖著語無多。而賢智之過行。中庸之至理。無不鑿鑿。大君子之正論。古良友之箴規。恍如正襟促膝時。令人肅然起敬矣。僕以孤冷之性。處繁華之地。又踵極疲之後。深恐廉靜二字。不足勝任。但望時惠德音。俾前途不至於顛蹶。幸甚。

答吳大春

頃接手教。深感垂注至情。鎮江並非兩淮綱地。自揣亦無可處分。而部議竟銷二級。不覺啞然。想亦前在考功時。辦事糊塗之報耳。嗣後諸凡。愈加懷懷。於人無尤也。

答王從先

江南冀北。雲樹迢遙。一紙飛來。恍如良覲。并悉加意作人。嘉惠後學。君家河汾。不得專美於前矣。僕承乏醵政。日切冰兢。義倉義學。勉爲建置。規模尙屬粗就。以至室無長物。故我依然。還山出山。靜躁不同。清況則一。硜硜鄙悃。正特過來人鑒宥耳。承諭各書。俱仰樂育雅懷。附上朱子全書。許氏說文各一部。祈爲查收。餘當留心尋覓。外附縐衣一襲。石刻二種。並希台鑒。

答楊衛京

溽暑毒熱中。忽接尺素。如得一劑清涼散。頓覺沁我心脾也。兼承嘉貺。夏葛含風細。春茶帶雨香。應時堪佩服。至味好深嘗。率拈布謝不宣。

與王罕皆太史

人生知己無多。況以醇古澹泊老成如大兄。同譜無兩。甫共晨夕。忽恩告別。實爲悵然。小兒不嬉而荒。僕難辭責。必得循循善誘。方冀日新。幸無忘易子之教也。

又

適有通州顧生求與院課。時文苦無佳處。悶裏尙屬有志者。但不免草野倨侮。祈嚴加繩削以財成之。倘狂而涉妄。則難以進取。卽麾諸門牆外。當亦無憾耳。

又

發榜。知郎君又驟霜蹄。深爲扼腕。豈此中得失。有數存焉。非文章所能主耶。老材大用。吾卹所取。命不足道也。書院南闌。僅得周繼濂。北闌幸有管一清。差強人意耳。僕於十月自饒起程。出巡淮北。因頭目偶抱火症。現駐揚署調治。大兄相過。卽徑來邪。是望。

與王若霖吏部

落月停雲。時深寤想。知己自同情也。僕以浮山禹王廟傾頽。捐資修葺。工告訖功。撰就碑文。特懇大筆一揮。用垂不朽。小兒有志學書。未知式法。希將墨妙見賜。俾得奉爲楷模。亦嘉惠後學之道也。

又

經年不晤。深相念也。頃聞貴體抱恙。宜加靜攝。諺云。人生有子萬事足。郎君英年雋品。遠到無疑。卽此一節。便是暮年天賜佳景。貧不足道也。寄呈耳順。聊備薪水。節留數月之用爲禱。

又

滿擬蘇門把晤。忽接淮報。倉忙反棹。悵甚。聞台從有揚州之行。若在三月中旬。正僕回署之時。追陪杖履。徧涉名園。不減堯夫安樂也。肅緘奉訂。萬望果來。以慰積渴。

與王雲卿

在襄陽時。尚有音書。數年以來。或因關山間隔。或因事務紛擾。或因精力之就衰。或因性情之疎嬾。以致總角知交。全無音書。興言及此。不覺愴然。大兄年近知非。時當服政。靜寧治績。定有可觀。便中寄示。以慰達懷。弟自都運以來。雖刻苦自勵。而善狀毫無。孔道衝繁。時爲應酬所困。間取雙溪集讀之。得養生四字訣。曰慈和儉靜。時時體認。蔽痼復萌。深以爲愧。題一絕云。打破愁城認樂窩。箇中消息問誰過。雙溪指引源頭好。古井澄潭止水多。用以自勸。還相贈也。又舟中節次奉懷詩。錄數首於扇頭。令解官帶呈。冀故人不忘耳。邊塞凝寒。諸希保重。

答鄭積厚

吾博聖廟。久經傾圯。今邑侯與諸公實力興修。極爲盛舉。聞出入一切。俱係足下總理。盛德長才。諸務自必妥協。僕捐俸二百金。以襄鉅典。用舉衆擎。統惟台鑒。

又

聞舉賢良。當甚慰甚。僕在城中。設立義館。遠寄恐不及時。須籌長久之策。今以四百金。送入典鋪。作爲定

金之用。前者明吉交過二百七十兩。作東章義學修金。祈一併立約。每歲按季發息。庶免斷續之虞。鄉學公事。諒必樂爲玉成也。

答蘇仁三

五月六日卸運司事。專理鹽政。頗覺清閒。辦時之時少。讀書之時多。每以食浮於事爲愧。來札過獎。彌增顏汗耳。新購四書讀二部。附覽。

答王孟恭

義倉一節。獎揚逾分。殊愧不當。但言有大而非誇者。吾兄既厚望以不朽。自當多方籌畫。俾我鄉人永保勿替。至踵事加增之處。僕雖力絀。倘再食祿數年。式廓前規。尙有後顧也。同鄉公字。并祈道致。

又

故人千里投贈以言。雅意也。敬誌不忘。至謂行之維艱。自古所同。欲立志向上。必宜知所從入。如築室然。植其基。堂構乃宏。如種樹然。培其根。發榮斯茂。於下手處。尋所依據。仍在昔年所讀之小學中。紬繹躬行。久而自見也。

又

頃接來教。知力學不倦。可謂勤矣。但當年將就衰之時。讀書似宜守約。溫故潛玩而身體之。以不失古人爲學之意。庶稱晚蓋日新者。所開諸書。仍有從前貪雜之弊。與近來鄙見不同。欲以近思錄古文雅正相